

# 再見， ！ 林冷

著 銓 陳

和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 ！ 荇 冷 ， 見 再

著 銓 陳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1 9 4 6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漏初版

# 再見，冷荇！

定價國幣一千八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陳

銓

發行人 陶

百

川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 自序

十年前十月淒風苦雨的一天，正是我最親愛的朋友蕭華亭在德國海岱山醫院同我永訣的一日。我同他從小學起就同學，後來我從美國轉學到歐洲，進克爾戲劇文學研究院，同他又相聚兩年。他生平最相信我，什麼話都同我談，所以我知道他的事情，比如我自己還要清楚。他文學博士考試完後，就瘋狂了。在醫院養了兩個多月，瘋狂好了，但是身體元氣太傷，一個多月每晚不能睡覺。醫生說是沒有辦法，勸他到南方去換換空氣，也許有轉機；因此我又想法把他送到海岱山醫院，進院還不到兩星期，他就死了。他在從柏林回來的時候，詳細告訴我他同他的女友冷荇的事情，我當時很受感動，費了三個多星期的工夫，草成這一部書。因為太寫實了，所以結構方面不能依通常寫小說的辦法，但是故事的趣味，希望讀者不會感覺沒有。他臨死前十天，我曾經把這一部稿子給他看過，不到兩個鐘頭，他立刻就看完了。看完以後，他還要替我作一篇跋語，我勸他以後作，恐怕太費精神，他一定要作。後來還是他口說我寫下來的。這一篇跋語，現

2 在我也附在後邊。

至於他爲人，處世，品格，學問，他瘋狂的原因，他同冷荇及其他女友的關係，要完全講出，不是七八萬字能夠勝任的事情，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寫一兩部關於他的小說。在這一部書裏，讀者可以看見他生活的側影。他心中究竟有什麼酸甜苦辣，在中國現在理智主義高張的時代，要是還能夠多得解人，那就是最僥倖不過的事情了。

作者誌

昨天晚上，文學研究會提前開聖誕節慶祝會，大家跳舞到三點半鐘，今天上午九點鐘，又有德國古典主義的討論會。華亭提着書包，走進文學研究院，到討論室揀個位子坐下，只覺得頭腦昏昏的。四圍書架上的書籍好像傾斜的堆着，時時刻刻都有倒下來的危險，屋裏面前前後後，許多笑嘻嘻的面孔，有幾個望着他點頭，他也分不十分清楚誰是誰，就胡亂點頭答應。他把手在額前一摸，覺得有點發熱，身子輕飄飄地，好像在汪洋無際的海水裏，不由自主地隨着海浪浮沉起伏。

他爽性把眼睛閉着，稍爲定一定神，一會，再把眼睛睜開，頭腦才稍爲清醒一點。

「蕭先生，你現在精神恢復沒有？昨天晚上你快活不快活？」

一位女人的聲音在問他。華亭回頭一看，是霍美曼女士。

霍女士今天換了平常的衣服，頭上只用一條二指大的水紅絲帶，把頭髮一直勒到腦後，身上穿一件淺綠色的毛衣，腳下繫一條淺色的裙子。他柳條的身子，最適宜於這種

打扮，如果不是她面上令人嫌厭的雀斑，同她尖銳的鼻子，也許可以令許多人銷魂奪魄。「沒有什麼。」華亭微笑答道：「就是頭還有點暈，大概因為昨天晚上啤酒喝得太多了。」

霍女士聽見，不由得噗哧一聲地笑出來，旁邊幾位男男女女的學生，都忍不住笑。「蕭先生，你喜不喜歡喝我們德國的啤酒？」

這是白希卡最高興問華亭的問題，無論遇見什麼東西，他總問華亭喜歡不喜歡。

「沒有什麼。」華亭笑答道：「高興時也可以喝一杯。」

「蕭先生，」霍女士一口搶過去說道：「你昨天晚上，為什麼喝得那樣少？」

「還少嗎？」華亭道：「兩大杯還算少嗎？」

「呸！兩杯算什麼？」霍女士搖頭道：「你看我喝十杯都可以。」

「阿麗思！」媚兒女士笑道：「你那裏能夠喝十杯？我上次同你在市場咖啡館，你連三杯都沒有喝完！」

「下次我喝給你看好了！」霍女士笑道：「蕭先生，你口裏沒有說出來，你心裏以

爲我們德國女子很可怕，是不是？」

「爲什麼可怕呢？」華亭問道。

「怎麼不可怕？又抽煙，又喝酒！」

「沒有什麼，喝喝酒不是很有趣嗎？你看媚兒女士那樣不酒喝的，昨天晚上也喝了一杯，後來跳舞跳得多麼好！」

華亭一眼看着媚兒女士，媚兒女士萬想不到華亭會忽然說到她，不由的臉一紅。她斜看華亭一眼，不講話，微笑。

在全研究院裏的女學生中間，媚兒女士要算最年青最美貌的了。華亭不知道她真正的年齡多少，不過她的裝束、舉止、談笑，完全是一個十七八歲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她一對蔚藍色的眼睛，特別地好看。華亭一看見媚兒女士，立刻就回想起在中國小的時候玩弄的洋囡囡。

「蕭先生，」媚兒女士的未婚夫皮耳芒拖長聲音慢慢地問道：「你寒假打算到那兒去？」

「我打算到柏林去！」華亭說完，內心不免慚愧，兩頰微微有點發熱。

「好極了！」白希卡搖着大頭贊美道：「蕭先生，你喜不喜歡柏林？」

「沒有什麼。」華亭答道：「柏林滿好的。」

「蕭先生，」霍女士高聲道：「柏林的女孩子好看點，還是克爾的好看點？」

她一問完，自己就大笑，旁的學生也都跟着笑。

「當然是克爾的好看。」華亭笑道。

一句話剛完，霍女士大笑，其他的學生也跟着笑。

「阿麗思，」皮耳芒道：「你小心一點，你不要以為蕭先生老實，他很有經驗的！」

大家笑聲還沒有停止，助教克忒生上臺，報告幾件關於寒假的事情，還有兩件關於研究工作報告的事情，而最要緊的，就是還有大部份學生；沒有繳五馬克圖書應用費，如果誰寒假前不繳，就要取消他研究院會員的資格。

克忒生說話態度是很嚴厲的，接着海拉滿教授上臺，又滑稽地，笑容可掬地，又軟又硬地，重新申說一遍。他用研究精神科學的方法來證明五個馬克絕對不能不繳的道理

，急得沒有錢的學生，額角上的汗珠一顆顆地往上冒。

如果海拉滿教授講要錢的話，不能完全得學生的同情，他講起學問來，却不能不令人敬服。在一個負責任報告的學生報告完了以後，海拉滿教授站起來，走到講桌的前面，用兩隻手在後面撐着桌子，把身子斜倚在桌邊，但是因為他心廣體胖，桌子支持不住，立刻就忍不住呻吟起來，海教授看見桌子那樣不濟事，回想起文學研究院的經費有限，所以把牠饒了，再半步走到臺前，提起嗓子說道：

「司事因先生剛纔很有條理有系統把德國古典主義同狂飈時代與浪漫運動相互的關係，分析出來，他認為這三種運動有一貫的精神，無論在那一種運動中間都可以發現德國民族性的特點。他進一步再去分析比較德國的古典主義與法國意大利英國的古典主義，他發現德國的古典主義與英法意的都不相同。英法意的古典主義，都就形式求形式，德國的古典主義，却是在努力把不就範圍不易駕馭橫溢氾濫的情緒，使牠有一種相當的形式，所以形式雖然有了，而其內容的複雜充實，尤其那一種奔迸的情緒，仍然處處活躍於行間字裏。在這一點德國的古典主義，同德國狂飈運動浪漫運動精神是一致的。這

一種一貫的精神，就是德國的民族精神，就是德民族性的特點，諸君對於這一種解釋，有什麼意見沒有？」

海教授說完，輪着一雙青黑的眼睛，左右前三方面一看，臺下却靜靜地沒有聲音，停一會一大堆女學生中忽然聽見有味味的笑聲。海教授注意一看，她們却又忍住不笑了。

海教授看見沒有人講話，把桌上一疊的名片拏起來，隨便在裏邊挑出一張，一看，是莫爾干，他一叫却沒有答應，後來有一個學生說，他前兩天傷風進醫院去了。海教授正要去抽第二張，忽然在屋角裏，有一個尖銳清朗的聲音叫「教授先生！」

「誰呢？」海教授問道。

那位學生在屋角裏把手一舉，海教授頓時喜形於色，說道：「白爾銳先生！你請講！」

白爾銳要算海教授最得意的學生，年齡還不到二十歲，在德國三四年級大學生裏邊，總算最年青的了。他生得面貌清癯，身材瘦長，說起話來比平常的人，至少快二倍

，但是個個字都明白清楚。他去年的一篇報告，海教授特別滿意，叫他重新修改，介紹到一個在德國文學界負盛名的雜誌上發表。自從這一篇文章出來以後，同學裏無一個人不知道白爾銳，無一個人不佩服白爾銳。

今天白爾銳洋洋灑灑地又發表了許多精警的議論，引起海教授的贊美。他這個風頭出了以後，全場的空氣，立刻就變了，海教授一個問題出來，大家都爭先恐後地答應，就連平常不肯講話的女學生，有幾個也講了話，還有好些把手舉起來，但是因為海教授每次只能教一個人講，所以也就沒有機會聽他們的闕論了。

有一次不知道討論到了一個什麼問題，舉手的至少有七八個學生，海教授却一個也不叫，在桌上把名片重新拏起來，隨便檢了一張，一看是「蕭華亭」，他笑了一笑，叫道：「蕭華亭先生！」

華亭在討論起初的時候，還能勉強聚精會神去聽，後來漸漸頭昏眼花，兩隻眼睛不由自主地要閉下去，他漸漸地快要睡着了，此時因為叫了他的名字，旁邊一位德國學生，看見事體不好，使勁推他一推。他清醒轉來，很快就明白海教授在問他，但是海教授

的問題，他却沒有聽清楚，一時沒法回答。

「教授先生！」他恭敬說道：「請你原諒！我還沒有十分了解你的問題。」

海教授特別客氣地把問題重說一遍，華亭勉強發表了一番意見，大體還算不差，海教授接着又問旁的人，所以這一段事情，總算僥倖馬虎過去了。華亭的心，剛纔却重重地跳了好幾下。

他把手錶一看，已經到十一點了。精神百倍的海教授還在那裏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華亭心裏很着急，因為到柏林的快車是一點十五分。他下課後還要先回家收拾東西，再吃午飯，上車站，再遲工夫可不夠了。這一趟火車真誤不得，誤了，只能趕四點二十分的快車，那麼到柏林太遲了，並且電報早已經打去，冷荇一定在車站上等候，如果不去，她豈不着急嗎？

一想到冷荇，華亭幾乎一刻都不能久待，他只求討論會趕快告結束，管你德國古典主義同法國古典主義一樣也好，兩樣也好，只要早點散會，就是對的。他聽見一切的討論，他一個字也聽不懂，他滿心裏只希望他們快完。

如果他坐在門口，此時他早已經溜烟溜之大吉了，但是他此時却坐在人叢中間，別人不走，他沒有法子走。他圓睜着雙眼，望一望四圍的學生，又低頭看一看自己的手錶。他把旁邊一位德國學生的肩膀一擠，把手錶給他看，那一位德國學生看見已經十一點十分，忍不住把舌頭一伸，接着就用腳搖起地板來。他一搖，大家都搖，海教授把懷裏金錶掏出來一看，知道時間不早，簡單說幾句話，立刻就宣佈散會。

華亭好像得了敕旨一樣，提着書包，兩步擠出討論室到外邊把大衣披上。

當他穿大衣的時候，霍芙曼女士也在他旁邊穿大衣。

「蕭先生，你什麼時候到柏林去？」她問道。

「今天一點十五分。」

「我希望你假期在柏林很快活。」

「謝謝，我希望你回家很快活。」

「我嗎？我不回家。」

「你不回家嗎？你妹妹呢？」

「他回家。」

「你爲什麼不回去呢？」

「我要趕我的博士論文。」

「你妹妹人好嗎？」

「她現在恐怕還在床上睡覺呢！我妹妹說她很歡喜你！」

「那最好不過了，請你替我問候問候她。」

「謝謝！我一定。」

「不會忘記罷？」

「你說的事體，我那裏會忘記！」

華亭把大衣披好，同霍女士握了手，如飛地跑回家去。

一一

華亭回家把隨身換洗衣服塞在小衣箱裏，把桌上的零碎東西一齊放在桌內，下了鎖

，在桌上寫一張條子留給房東太太，說他有事到柏林去，一星期後再回來。

什麼東西都收拾好了，他一隻手提着小箱子，要跑出門去。可是他剛走到門口，一回頭看見牆壁上掛的冷荇的像片。冷荇手裏擎一束花，望着他正在微笑。冷荇微笑的時候很少，但是笑起來，却真是天真可愛得很，華亭忍不住回來，站在像片前仔細地望着她，心中說不出來地得意。

凝望了一會，他把像片取下來，把書桌的抽屜打開，放進去鎖着，然後一氣跑到街上，快步走到電車站去。

天色陰沈沈的，雖然是正午，到好像要天晚的樣子，克爾的天氣，照例冬天是如此，本來沒有什麼奇怪，華亭初到時因為看慣了北平的青天白日，精神上感受一種壓迫，可是一年多以後，也就漸漸習慣了。今天天氣雖然不好，却正適合於他心裏的情緒，他覺得一切都是朦朧的，夢幻的，縹緲的，沒有清楚的輪廓，沒有一定的真實。

他等不到三分鐘，電車來了，他因為提着箱子，所以到車頭內去站着。一會，車到了市場，他連忙跳下車，跑到他平常吃飯的公寓裏去。

公寓的老闆娘子聽見按鈴，親自來開門，一看見是他，連忙笑臉歡迎。華亭告訴她，他要趕一點十五分的火車到柏林，請她叫使女把午餐立刻端來。老闆娘子連忙答應是，立刻就跑到廚房去，華亭把箱子放在衣架旁邊，大衣脫下，也就匆匆走進食堂。

他來得太早，食堂裏還沒有一個客人，停一會一位使女把午餐陸續拿來，他連忙趕快的吃，吃完，立起身來，正要走，忽然另外一位食客進來。這位食客名叫唐克先生，因為啤酒一晚可以喝十幾瓶，所以肚子大大的。他曾經在歐戰裏整整打過四年仗，但是現在一談起打仗，他便搖頭害怕，他說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再要強迫他去打仗，他便喝一晚上的酒，一直到醉死。

唐克先生最喜歡講話，不吃酒話已經很多，吃了酒話更多，不但話更多，而且舉動也就很放肆。公寓裏兩位使女都很怕他，因為他一吃醉了就要強迫她們接吻，有時她們躲到廚房裏去，唐克先生還不肯放鬆，一直腳跟腳追到廚房去，弄得兩個使女像殺豬一般地叫喊。

「蕭先生，今天來得這樣早？哦，你已經吃完了嗎？何必這樣忙呢？請坐一會，談